

药用薄荷的来源研究

郭晓恒¹, 杨新杰², 刘涛³, 万德光⁴, 严铸云⁴ (1. 成都大学医学院, 四川成都 610106; 2. 陕西中医学院, 陕西咸阳 712046; 3.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, 江苏连云港 222001; 4.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, 四川成都 610037)

摘要 薄荷在《中国植物志》中收录了 12 个种, 有 7 个种明确为外来种, 加上近年来多型性及种间杂交, 很难明确该属确切的种数。笔者通过查阅文献, 对薄荷的来源、功效和应用研究进行探讨, 为药用薄荷的进一步开发研究提供依据。

关键词 薄荷 (*Mentha haplocalyx* Briq.); 本草; 基原

中图分类号 S567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0517-6611(2013)11-04787-02

Introduction of Origin of Medicinal Mint

GUO Xiao-heng et al (Medical College of Chengdu University, Chengdu, Sichuan 610106)

Abstract Flora of China contains 12 species of mint, among which, there are 7 introduced species.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ing, the origin,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int were discussed, which will provide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edicinal mint.

Key words *Mentha haplocalyx*; Herbal medicine; Source

薄荷在我国分布极广, 野生和栽培都有。由于多型性及种间杂交, 很难明确该属确切的种数, 《中国植物志》第 66 卷认为全球薄荷粗分约有 15 种, 细分约有 30 种。我国连同栽培种共有 12 种, 其中有 6 个野生种^[1]。《中国药典》收录薄荷 (*Mentha haplocalyx* Briq.) 作为法定品种^[2]。

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, 加上中西文化差异, 薄荷的基原、外来薄荷是怎样传入中国、对薄荷中医用法的影响, 已经无法明确区分。新疆药物研究所对维吾尔药欧薄荷进行本草考证, 把维吾尔药欧薄荷与中医用药藿香区分开来, 认为欧薄荷 (*Mentha pulegium* L.) 始载于公元 1010 年 (宋代) 中亚人阿布·艾里·伊宾·森纳 (阿维森纳) 著《医典》^[3]。中医文献记载显示, 薄荷在中医中的应用更悠久, 始载于南北朝雷教的《雷公炮制论》, 在此以前的本草中, 如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名医别录》中均无记载。笔者通过查阅文献, 对薄荷的来源、功效和应用研究进行探讨, 以期药用薄荷的进一步开发研究提供依据。

1 薄荷来源

薄荷药材名始见于南北朝雷教的《雷公炮制论》, 在清代吴其浚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首见薄荷植物的记载。中国古代本草中有关薄荷的名字有多个, 如仁丹草《药材学》, 蕃荷菜 (《千金·食治》), 菝葜、吴薄荷 (《食性本草》), 南薄荷 (《本草衍义》), 猫儿薄荷 (《履巉岩本草》), 野薄荷、升阳菜 (《滇南本草》), 薄荷 (《品汇精要》), 薄荷 (《本草蒙筌》), 夜息花 (《植物名汇》) 等^[4]。在此之前的本草著作中均无记载, 如《神农本草经》, 《名医别录》。

在薄荷的来源上存在两种看法。一些学者认为薄荷是中国的一个本土药材, 之所以未列入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古本草著作是因为当时薄荷作为一种蔬菜食用, 而没有作为药用,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五代唐末陈仕良的《食性本草》中有提及“吴菝葜”; 也有学者认为薄荷就是一种舶来品, 在本草中

没有记载, 薄荷这一称谓本身就是一种舶来语, 应该在汉代由波斯传入, 在早期的本草专著中未见记载。

两种看法各有不足, 又各有道理。《食性本草》中有提及“吴菝葜”, 而把这作为本土药材的证明存在另外一种争议, 语言学家认为当时的“胡”“菝”“蕃”常冠在外来药名之前, 又相互矛盾。但作为一种舶来品在《海药本草》中却没有提及。现代的《本草名释与传说故事》没提及, 《植物名释札记》认为薄荷一名古今没有人能解释。而在《中国植物志》中所收录的 12 种薄荷中, 明确记载原产他国的有 7 种。

2 药用薄荷的传入

外来药的传入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。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外交活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, 推动了医药交流。正史记载较早就是汉代的张骞和班超的 2 次远征。汉武帝建姑 2 年 (前 139 年) 至元朔 3 年 (126 年) 张骞受汉武帝的派遣, 前往中亚诸国。随后, 汉朝道使到了安息。“安息王令将万骑迎于东界” (张星烺西交通史料汇编) 这是中国首次谈到波斯, 即安息朝波斯帝国^[5]。

到了东汉和帝永元七年 (95 年), 和帝封西域都护班超为定远侯。永元九年 (97 年), 戍守在疏勒 (喀什) 的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。甘英抵达条支国之海滨 (今波斯湾)。永元十三年, 安息王满屈献狮子及条支大鸟。这是中国与波斯相互往来的开始。那以后, 波斯人同中国人经过丝绸之路在经济、文化上的交往日益频繁, 尤其是在萨珊王朝时期, 即从我国的三国时期到历代前期的数个世纪中, 波斯同中国的医药交流相当具体。

唐高宗显庆 4 年, 苏敬编写的《新修本草》中介绍了若干从波斯传入中国的外国药品。《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》中详细列举了这本最早药典所收录的 17 种波斯药物。其中几种未必原产于波斯, 但是均是希腊医学、波斯医学所通用的药物。除此以外, 《新修本草》中尚有多种产于印度、印度洋及南洋群岛的药物, 波斯商人将之输往中国。这些药物可谓前伊斯兰时期由波斯传入中国的药物, 在这 17 种药物中却没有薄荷^[5]。《新修本草》对薄荷的记载寥寥数语: “薄荷茎

作者简介 郭晓恒 (1979 -), 男, 四川成都人, 讲师, 从事菌物中药研究, E-mail: guohengcd@163.com.

收稿日期 2013-03-28

方叶似荏，而去长根住冬不死，又有蔓生者。”说明在唐代广大医家都认为这种在中国广泛栽培的药材由本土所产。在更早的南北朝雷敫的《雷公炮制论》中只是简单提及，但当时已作为药物流传了下来。在明代已广泛栽培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薄荷人多栽蒔，二月宿根生苗，清明前后分之，方茎赤色，其叶对生，初时形长而头圆，及长则尖，吴、越、川、湖人多以代茶。苏州所蒔者，茎小而气芳，江西者稍粗，川蜀者更粗，入药以苏产者为胜”。由此可知，在明代我国苏、赣、川省已有薄荷栽培。至今江苏省等地已发展成为我国薄荷的主要产区。

宋、元、明三朝，是中国与西亚各国海洋贸易的鼎盛时期，也是波斯人在伊斯兰文化的氛围中复兴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时期。波斯人在布哈拉建起了萨曼王朝，并在那里大兴科学文化事业，从而有一大批哲学家、科学家、医学家脱颖而出，其中的法拉比、伊本西那（阿维森纳）和比鲁尼，在当时成了伊斯兰科学的伟大代表人物。波斯血统的医学家们吸收了阿拉伯医学和其他民族医学的精华，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新伊斯兰医学。在波斯医学中记载，当时传入中国的舶来药物中就有薄荷的 4 项记载：不丹（Budana。《回回药方》）：薄荷 *mentha*；夫答那知、夫答纳知、夫塔纳知、夫答你知、夫你知（Fudnaj。《回回药方》）：薄荷（*Mentha aquatica* L.）和法里法里蒙、法里贾里蒙（Filfilmum《回回药方》）：野生胡椒薄荷及溪夫他那知、溪夫答你知、溪夫答那知（《回回药方》）：溪生薄荷（*Mentha aquatica* L.）。

劳费尔（Laufer）博士并不这样认为^[6]。他在《中国伊朗编》中指出《食性本草》所载“吴菘蒿”，指的是源产自苏州的本土薄荷，即吴薄荷，之所以叫“吴薄荷”而不叫“薄荷”，是和国外所传的“胡薄荷”相区别。苏颂在《图经本草》作了比较，认为国内外 2 种薄荷相似，而胡薄荷味道稍甘，生江浙间，当地人多以制茶饮之，俗称“新罗薄荷”，即朝鲜产薄荷。如此以来，“胡薄荷”可能在宋代由朝鲜传入，“胡”在这里所指朝鲜，而不是波斯。而李时珍所指“蕃荷”，引自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，可能是方音之讹，因为孙思邈时代朝鲜薄荷还没有传入，这里指的应该是国产薄荷。由此可见，薄荷是我国一种本土植物，在最初的时候可并不作为药用，而是作为一

种蔬菜来食用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，慢慢作为药用，在后代的本草中开始以药物来记载。

清代张锡纯从薄荷的功效上也作了考证。对张仲景《伤寒论》诸方药后这样论述：“麻杏甘石汤中之麻黄，宜用薄荷代之，盖麻杏甘石汤，原治汗出而喘无大热，既云无大热，其仍有热可知，有热而犹用麻黄者，取其泻肺定喘也。然麻黄能泻肺定喘，薄荷亦能泻肺定喘（薄荷之辛能抑肺气之盛，又善搜肺风），用麻黄以热治热，何如用薄荷以凉治热乎？又如凡有葛根诸汤中之葛根，亦可以薄荷代之，盖葛根原所以发表阳明在经之热，葛根之凉不如薄荷，而其发表之力又远不如薄荷，则用葛根又何如用薄荷乎？”认为这两个经方中的君药都可以用薄荷来代替，因为在此两方中用薄荷比其他两味药（麻黄和葛根）更妥帖，但是没有用薄荷，是因为当时薄荷不是一味中药，而是作为蔬菜来食用。国外医学中薄荷的用法究竟对中医学中薄荷的推动作用有多大，还需要从波斯医药中薄荷的用法与中医用法两者关系上进一步考证。

3 结论

综上所述，薄荷是中国一个原产的植物，唐代以前就有种植。开始作为一种蔬菜而未被古本草所收录，在《雷公炮制论》首次提及，作为药物始载于唐代《新修本草》，以后慢慢被众医家接受，流传开来。同时在接受波斯传来薄荷（不丹（Budana。《回回药方》）：薄荷 *mentha*；夫答那知、夫答纳知、夫塔纳知、夫答你知、夫你知（Fudnaj。《回回药方》）：薄荷 *Mentha aquatica* L. 和法里法里蒙、法里贾里蒙（Filfilmum《回回药方》）：野生胡椒薄荷）的同时，也接收了朝鲜薄荷（胡薄荷）。其不被《海药本草》所收录，可能与上述情况有关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委会.《中国植物志》第 66 卷[M].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77.
- [2] 国家药典委员会.中国药典(一部)2010 年版[S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0.
- [3] 热孜万古力,张彦福.维吾尔药欧薄荷本草考证[J].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,1998(3):35-36.
- [4]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.中华本草[M].上海:上海科技出版社,1998.
- [5] 宋岷.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[M].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2001.
- [6] 劳费尔.中国伊朗篇[M].林筠因,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64.

(上接第 4786 页)

多糖质量浓度的增大,其清除效果逐渐增强。野生天麻多糖清除 $O_2^{\cdot -}$ 、 $\cdot OH$ 、DPPH·3 种自由基的 IC_{50} 值分别为 1.01、2.61 和 2.44 mg/ml;人工栽培天麻多糖清除 $O_2^{\cdot -}$ 、 $\cdot OH$ 及 DPPH·3 种自由基的 IC_{50} 值分别为 1.08、2.75 和 2.54 mg/ml。可见,野生、人工栽培天麻多糖都具有较强的体外抗氧化活性,两者清除自由基的作用相近,而人工栽培天麻多糖对自由基清除的清除作用略弱于野生天麻多糖,但差别不大,这对人工栽培天麻多糖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马金宝,沈业寿,李峰,等.亮菌多糖-1b 清除自由基作用研究[J].中国食用菌,2008,27(6):25-27.
- [2] BEKTAS TEPEA, ATALAY SOKMEN. Screening of the antioxidative properties and total phenolic contents of three endemic *Tanaetum* subspecies from Turkish flora[J]. Bioresource Technology, 2006, 98(16):3076-3079.
- [3] 国家药典委员会.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:2010 年版一部[S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0:26.
- [4] 朱洁平,李峰,沈业寿.天麻多糖的提取工艺及含量测定研究[J].安徽农业科学,2012,40(18):9648-9650.
- [5] 颜军,郭晓强,乌日晓勇.银耳多糖的提取及其清除自由基作用[J].成都大学学报:自然科学版,2006,25(1):35-38.
- [6] 丰永红,于淑娟,李国基. DPPH 法测甘蔗提取物抗氧化活性研究[J].甘蔗糖业,2003(1):31-33.